

第11章

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偶發性性行為情境，指男公關「一夜情」式的豔遇、購買性服務等情況。男公關因其職業特點，進入正式的戀愛情境的機率很低，所以偶發性性行為情境是他們接觸女客人之外的異性的重要途徑。對深圳夜總會裏專職的男公關而言，接觸最多的還是在夜總會從業的女性性工作者（小姐），其次是在夜場裏「扣」的打工妹。我們已經分析過，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的主要情境符號是「獵豔」，鼓勵著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11.1 「玩」與「被玩」

小姐和男公關間免費的性關係，是一種彼此「玩」，而男公關在符號中迴避了「被玩」，從而成為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在FH夜總會裏，有二、三十名小姐，男公關及其它男性從業者（特別是管理層）與她們發生不需要付費的性關係的情況非常常見。其背後，仍然是一種利益的交換關係。在FH，管理層都是男性，開房間多的行銷人員也幾乎都是男性，男性掌握更多的資源也獲得更多的報酬，從這一點來看無疑體現著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小姐們通過向男性提供免費的性服務，或者得到庇護，或者被安排更多的陪台與出街的機會。

阿起曾說：「我們找小姐不要錢的，要什麼錢呀，她們有求

我們。」所謂「求」，是指許多男公關也常替客人開包房，而夜場的規則是，開包房的人有權力決定安排哪幾個小姐或男公關進去讓客人挑選。當他們替男性客人開包間的時候，便需要安排小姐進去供挑選。因此盡可能和每個男公關搞好關係，就會給小姐們帶來更多的商業機會。

但小姐和男公關免費上床背後的原因又不止這麼簡單，阿強一語道破：「小姐也想找一找和仔做的感覺，這和仔想找和小姐做的感覺是一樣的。」

申哥便對我說過：「小姐們有時也結伴去上海玩男公關，這和男人們聽說哪裡的小姐好就去玩，是一個道理。」結伴去上海玩男公關，可能是要花錢的；而和自己工作的夜場中的男公關發生性關係，則同時滿足了雙方的需求，自然有免費的可能。

當阿起向我強調和小姐發生性關係不需要付錢的理由是小姐有求於他們的時候，他實際上是在迴避著這份性關係中的互惠性，也就是迴避了這一點：不只是男公關在「玩」小姐，小姐也在「玩」男公關！

我在夜場，亦曾聽到過小姐議論公關，說哪個比較帥、哪個性感之類的話，那感覺和男公關議論小姐是一樣的。還曾有一位小姐對我談到和一位男公關的一夜情時說：「職業的就是不一樣，爽極了！」又有些得意地說：「他沒收我錢。」從這談話中可以看出，小姐也因為不需要付費和男公關發生性關係感到「占了便宜」。雙方建立在共娛基礎上的這種「互惠」，使彼此都獲得滿足。但小姐在這當中獲得的滿足在男公關的表述中被抹掉了，他們多強調自己可以「不花錢玩小姐」，而不會講小姐在「不花錢玩公關」。

阿強還說過小姐免費和男公關上床的另一種可能性：「有的小姐可能會覺得和我做是有談戀愛、交男朋友的意思」，但阿強立即補充說：「她有這方面的幻想，但我不這樣認為。」

在夜場中討生活的小姐到底有多少人會有這樣的幻想，我對此是非常懷疑的。這種幻想的產生需要一些元素，比如對方的曖昧態度。所以即使某個小姐真有那樣的幻想，我也會將其理解為那個使她存在這種幻想的男公關給了她幻想的空間。談情是男公關的職業特長，很可能已成為一種習慣，見到女人便用。

我們看到，同樣是公關和小姐發生沒有金錢交易的性關係，對於雙方來講有不同的解讀。和女人發生性關係就是男人占便宜，如果被女人「愛」更是男人占便宜，男公關在進行這樣的解讀時，在小姐這裏進行著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

11.2 男公關花錢找小姐時的男性氣質實踐

我在社區考察中發現，資訊提供者並非總是像他們通常所講的那樣「不花錢找小姐」。通常情況下不找，偶爾也會找。這可能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幾位男公關與本夜場小姐一起喝酒的時候。

一次幾個男公關和幾位小姐一起出去吃飯，結果阿京「喝高了」。他對我說：「喝高了，我就讓某小姐出街。她不出，我就嗆火：給三千出不出？不出。給五千出不出？不出。給一萬出不出？小姐就出了。」阿京說：「一萬是不值，但是當時喝高了呀。」阿京曾洋洋自得地描述他「吊」客人的情境，而這一次，在我看來是他被小姐吊了。男公關與小姐職場的遊戲規則，其實是非常相似的。「喝高了」只是阿京出高價的一個因素，更重要的是，在眾小姐與眾男公關聚在一起的場合，喝酒後的「嗆火」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個人已經控制不了了。

另一種情況是：男公關集體去其他夜場玩的時候。

我的資訊提供者也會結伴去別的夜場玩，有一次我也跟著阿京等四個男公關同去另一家夜場，並且開了包間。一開始大家說

好不找小姐，但阿京先叫進來一個小姐，他的解釋是：「特別靚，就叫她進來陪陪。」約定一破，男公關們便各找了一個小姐。在集體「找小姐」的情境上，你一個人不找會顯得非常孤立，是對眾人的一種「叛離」。在這種接近於集體嫖娼的行為中，眾人共同建構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對於「叛離」行為的容忍度接近於零，會形成一種集體壓力，使每個人都不得不加入到這一「集體嫖娼」中來。

但這時並不一定會帶小姐出街。事實是那天只有一個男公關帶小姐回去，隔天他告訴我們：「昨天我醉的太厲害了，今天中午醒來才做的。」

在性角色理論對支配性男性氣質的論述中，便提到真正的男性氣質同時體現在嫖女人的過程中。另外，我所觀察到的資訊提供者花錢找小姐幾乎都是集體行為，一起去嫖娼作為一種男性氣質的集體實踐，更具有典型的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特點。

11.3 與小姐免費性關係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FH夜總會裏的資訊提供者，與我聊起和他們發生性關係的小姐（女性性工作者）時，有著不同的稱謂，在性生活中的互動也有所不同，當這些與他們生命史中的經歷、他們和小姐外出消費時誰買單等等聯繫在一起時，便呈現出一定的規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視角。

下面逐項呈現的，便是幾位資訊提供者的姓名、對免費發生性關係的小姐的習慣性稱謂、外出時他是否買單，以及其生命史中的相關背景：

阿強，「小姐」，不買單，入行前從軍時便有花錢買性的經歷；

阿起，「小姐」，不買單，在老家時便是街頭混混，和小姐

免費發生性關係，「保護」她們；

阿紹，「一夜情」，會對小姐進行愛撫，不買單，來深圳前很單純，到深圳入行前有過一次和女上司的戀愛，有經濟關係；

揚揚，「小姐」，不對小姐進行愛撫，不買單，入行前有過許多性夥伴（非小姐）；

飛飛，「女朋友」，買單，在老家性觀念保守，到深圳後認真戀愛過一次；

小付，「小姐」，不買單，來深圳之前便在社會上混，找小姐。

遺憾的是筆者無法獲得FH夜總會裏所有男公關這方面的資訊，而且上述資訊也不完整，比較零散。但筆者還是發現這樣的規律：稱和自己發生免費性關係的小姐為「小姐」的男公關，進入性產業之前的兩性關係均比較「複雜」，或者有過與小姐的性接觸，或者有過許多性夥伴，他們在與小姐一起外出消費時也都「不買單」；而稱有過性關係的小姐為「一夜情」的阿紹和稱她們為「女朋友」的飛飛，入行前的性經歷均比較單純，阿紹還會對小姐進行愛撫，而飛飛和小姐外出時會主動買單。

當男公關將與自己發生親密關係的小姐（而且不收費）仍然稱為「小姐」的時候，即使不是表示一種輕蔑，也缺少一份親近感；當阿紹將她們稱為「一夜情」的時候，則注入了一絲浪漫感；只有當飛飛將所有和自己上床的小姐稱為「女朋友」的時候，則是對雙方親密關係的認可。當男公關不能平等地對待不向自己收費便發生性關係的女性時，表面上是對她們的一種貶損，但同時也是在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通過這一稱謂，他們自己扮演著「嫖娼者」這一角色，而這是符合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的。

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獵豔」符號，仍然是強調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但絕大多數男公關和小姐外出時，總由

小姐買單，似乎不符合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要求。但資訊提供者們一致的解釋是：「小姐賺錢容易。」可見，男公關在和小姐的關係中，使用的既不是戀愛情境符號，也不是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而仍然是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符號，即有錢的女人來付費是理所當然的。阿強的解釋更進一步：「小姐會認為玩仔都是有錢有地位的人，她買單可以滿足她的一種虛榮心。」在這一表述中，男公關讓小姐付費反而成了對小姐的「厚愛」，在抬升自己和貶損小姐的過程中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飛飛則這樣解釋自己和「女朋友」在一起時的買單行為：「和女朋友在一起總是我買單，在外人看來一切都是我做主；和客人在一起都是女人買單，現在是職業性的，內心沒有特別的感覺。」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飛飛是在戀愛情境或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中買單的，這和他稱小姐為「女朋友」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

但是，阿紹對「一夜情」的愛撫，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是為了女方的快樂。事實是，這仍然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阿紹自己這樣說：與客人做的時候，「只是應付，不愛撫，不關心，也不會說情話」；但「與一夜情（小姐）做的時候，會很關心她們，會說情話，會製造調情的氣氛。但是，目的還是自己更舒服」。

聯繫到許多資訊提供者說，他們與客人發生性關係的時候並不希望自己得到性滿足，而只是作為一種職業行為，一項工作，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阿紹說「只是應付」了。而在和一夜情對象「做愛」的時候，是真的為了性快樂的目的，便需要製造氣氛來增加做愛的情調，當然這目標不是為了讓女方快樂，而是為了「自己更舒服」。所謂的「情話」也只是為了營造一種使「自己更舒服」的氣氛。

阿紹說：「通常，和一個『一夜情』做一、兩次，就不想再維持了。」可見，這仍然是在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獵豔」符號下講話，而非在戀愛情境符號下講話。

至於是否會花錢找小姐，阿紹說：「不，一夜情就足夠了。」

我說：「可是花錢找小姐畢竟不一樣，你可以控制她、支配她。」

阿紹說：「一夜情也可以支配她呀，讓她做什麼就做什麼。一夜情也可以的！」

由此可見，是否花錢並不會影響阿紹在性行為中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11.4 揚揚的雙重標準及其男性氣質實踐

阿紹會愛撫有一夜情的小姐換取情調與性快樂，卻不會愛撫客人；但揚揚卻相反，他說自己看不起小姐，「即使愛撫客人也不會愛撫小姐」。揚揚對小姐的態度，在相當的程度上代表了那幾位稱免費和自己上床的性產業女同伴為「小姐」的資訊提供者的態度。

談到現在和女人的關係，揚揚說：「現在玩的好的女孩子都是作小姐的。和小姐上床從來不用花錢，我有條件。」他講的「有條件」是指自己外表英俊。

揚揚說：「夜場 女孩子很多，只要自己願意，每天都可以換著上。」他又說：「工作上，能夠幫上小姐的忙，也總是盡力幫忙。」

對於和小姐上床，揚揚說：「只是多個女人玩玩而已，而且心 會有覺得她們髒的感覺，因為衝動才會做，做的時候一定會戴套。」

揚揚和小姐外出消費的時候，都是讓小姐買單：「靠小姐吃

飯很正常，女孩子賺錢比我們容易多了。」揚揚將自己和女客人間的經濟關係，移到了和小姐的關係中。男公關與女客人間的關係屬於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之下，而顧客總是付費的。但是，揚揚卻在權力關係和情感關係上，繼續借助著社會性別秩序中的結構，對小姐進行著支配。

在談到與客人做與小姐做的不同時，揚揚說：「如果客人看得過去，也會愛撫；而和小姐做，完全是為了打炮，沒有感覺，也不會去愛撫。」

即使小姐通常更年輕貌美，仍然不會像對待「看得過去」的客人那樣去愛撫。這裏，愛撫的有無並非職業習慣，而是一種內心的價值判斷。在不和小姐愛撫的實踐中，揚揚對小姐的蔑視，再次體現。而揚揚與小姐（女性性工作者）一樣，也是一位性工作者：男性性工作者。只是，他對於男性性工作者和女性性工作者，實行的是雙重道德標準。

事實是，揚揚正是通過對小姐的貶損，將自己與她們拉開距離，把自己從性工作者中提升出來。我們前面的分析中也提到過男公關有將自己與女性性工作者區分開來的傾向，如阿紹在被兩個女人夾著跳舞那次，便說「搞的我和小姐似的」，以顯示其與小姐的不同。這樣，性工作者便被建構為兩個階級：男性性工作者和女性性工作者。當把自己建構得高於女性從業者的時候，男公關同樣是在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揚揚的雙重標準還體現在他和女朋友的關係上。

揚揚現在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女朋友，也是夜場的，但只是服務員，不作小姐。這種關係挺微妙，因為揚揚會經常和夜場裏別的女孩子上床，雖然瞞著這個女朋友，但還是會露出破綻。這個女朋友常吃醋，容易發生矛盾。有時就鬧脾氣，不來上班，影響工作。揚揚就此表述過他的煩惱。

揚揚之所以敢公開承認那個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是因為

「這個女朋友只是陪台，不出街」。對於陪台時的身體接觸，揚揚說：「在夜場待著，會覺得這樣無所謂，不會覺得像出街的小姐那樣下流。」

揚揚出街的事，女朋友不知道，只知道他陪酒（坐台）。偶爾，女朋友也會懷疑他出街了，就會吵。但揚揚說：「瞞住她還是比較容易的，可以說是和哥們兒在一起。」

揚揚相信女朋友未出過街，因為：「她在我的視野下」。

一方面自己出街，另一方面蔑視出街的小姐，同時又無法接受女朋友出街，這就是揚揚的雙重道德標準。這一雙重標準顯示出的，仍然是通過將女人置於從屬地位的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

揚揚即使是和這個女朋友出去的時候，也都是女朋友花錢。揚揚對此的解釋是：「她每天都有坐台的機會，而我一個星期才有一次。」揚揚同時承認：過去談戀愛的時候，都是他買單。可見，這個女朋友在揚揚心中的價值，仍然無法與他進入性產業情境之前的女朋友們相比。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對此進行解讀：第一，深圳地區符號遠比老家地區符號要更「現實」，也是揚揚能讓女人花錢就不自己花錢的原因；第二，揚揚和女友的關係仍然沒有使他進入到戀愛情境符號中進行男性氣質實踐。

但有的時候另有同伴一起外出，揚揚會讓女朋友把錢先給自己，然後再由他來買單。揚揚對此的解釋是：「畢竟是男人裏裏」第三方在場，便進入同齡夥伴情境中，揚揚也需要在常規的戀愛情境符號下進行男性氣質實踐，既要體現出「陽剛之氣」，又要「承擔責任與義務」。但這是需要做給第三方看的，而不是揚揚真的進入了戀愛情境符號中，所以便出現了女友把錢給他，由他付款的可笑舉動。

揚揚的個案，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男性性工作者從業期間即使進入戀愛情境中，與大多數人，包括進入性產業之前的他們自

己，在戀愛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也是有很大不同的。

11.5 不同權力關係對小毛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

小毛說：「有時想想也挺煩的，所以我有時也去按摩什麼的，找小姐。」這時，顯然是付費的。談到和小姐的性關係，小毛強調了「隨意」二字。

小毛這樣比較說：「如果是兩個完全一樣的女人，長的一模一樣，一個花錢和你做，你總會不盡性，不起性；另一個，你花錢和她做，就很過癮，很刺激。裏裏可能我花錢找的那個，長相什麼的還不如花錢找我的呢。」

小毛說，自己花錢找小姐時：「心理狀態放鬆，隨意，想多長時間就多長時間。而別人找你，你老得聽別人的，擔心自己不起性，有心理負擔。別人支配你，也不舒服。裏裏說白了也是那些東西，但總覺得，別人為自己服務，更主動。」

很多客人也都會為小毛口交，但小毛覺得，這和小姐為自己口交，是不一樣的。小毛說：「同樣是口交，可以擺弄對方。別人花錢，讓你擺什麼姿勢就得擺什麼，要麼讓我平躺在床上，要麼坐在椅子上，有時是靠在衛生間的臺子上。我和小姐做時，總是小姐躺著，我騎在上面讓她給我口交；有時是我站著，小姐跪著。」

我和小毛分析，單純從姿勢上看，客人為他口交時有時也會有客人「在下面」的感覺，為什麼獨獨欣賞小姐為他口交呢。小毛說：「還是不一樣，客人為你口交，你不會覺得是她在為你服務，還是會覺得是她在享受。」

這裏，小毛明確地使用性角色理論中關於支配性男性氣質的一些定義來進行男性氣質實踐的建構。我們此前也已經談過，小毛的男性氣質實踐與他身在北京地區符號之中，作為兼職男公關

又同時面對多重符號有關。這是他與深圳資訊提供者的差異之處。

小毛與女友的關係，體現的又是一種不同的權力關係。可以說，客人、小姐、女友，三種不同的女人，三種不同的情境符號，三種不同的床上表現。

小毛有一個外企白領的女友，他對她隱瞞著自己作男公關的職業。這種隱瞞成為可能，一方面因為小毛是「兼職」，另一方面小毛不以進夜場為主，而以自己在網上找客人為主。

小毛這樣描述和現在這個女友的關係：「穩定的性夥伴，並不是正式的戀愛關係，平時也不約會，不逛街的。我常提醒這個女孩子，如果和別人做，一定要戴套。我和她做時也一直戴，因為高中時讓女友懷孕過一次，後來就特別小心。」小毛承認「戴套也是為防愛滋」，「雖然有一些不盡性，但還是要戴」。正如小毛自己所講的，雖然是「女朋友」，但「不是正式的戀愛關係」，即雙方不是處於戀愛情境當中。

小毛說，作男公關對自己和女友在性生活上的影響是：「和女友的性生活方式多了，以前特別溫柔，現在也會稍有一些暴力，勁兒大一些，說髒話。以前以為女孩子喜歡溫柔，不敢用粗，怕她不高興。現在發現，用些粗，雙方都可以更爽。」「和女友做愛時才真正爽，把握的好，也更熟練一些。」

當女客人讓小毛在床上說髒話時，他很不好意思。我問小毛，和女友做時，會說那些和女客人在一起讓說的髒話嗎？小毛說：「原來是不說的，後來和客人說的，也會和女友說，但是，是開玩笑地說。和女友交流輕鬆、文明。而和那些客人說，是被迫的。那些女人說話糙，東北來的公關說話也糙，他們正好。」

我們看到，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影響到了戀愛情境中。小毛通過性產業情境「學會」了說髒話，並且用到和女友的「準戀愛情境」中。這可以視為不同情境中符號的互動，

但是，同樣是「髒話」，因為說的情境不同，便是兩種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一種是在「顧客是上帝」符號下，「按她們的意願說」，是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另一種是在「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下，「和女友開玩笑說」，是剛性／權力均衡趨勢男性氣質實踐。之所以都是剛性趨勢的，是被「髒話」本身的屬性決定的。小毛又說，他在找小姐的時候也會說髒話了。那麼，此時成為「上帝」的是小毛了，在第三種情境中說髒話顯然是一種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了。

我們在這裏專門討論小毛在三種不同關係的女性間的男性氣質實踐差異，其實這在我的資訊提供者中是具有代表性的。比如對性交中體位背後的權力關係，許多資訊提供者均很清楚。飛飛也提到過，和女朋友的性交體位主要是男上位和老漢推車，但和客人就要根據客人的要求，「更多是她主動的姿勢」。

11.6 對戀愛情境符號的解構

除了夜場中的女性性工作者外，男公關還有其他一些「免費」性夥伴的來源，他們會去「扣」社會上的女孩子。對於這些女孩子，他們會稱為「女朋友」或「一夜情」。但他們說的「女朋友」也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女朋友」，即不是在戀愛情境中交往，而只是「玩伴」，其中又主要是一夜情對象，即只是在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交往。這其中的矛盾，與我們前面提到的小毛與女朋友之間的關係有共同之處。

深圳的資訊提供者都說：「在深圳找一夜情式的『女友』太容易了。」談到女朋友，阿起說：「現在有大把的女朋友。都是在一起玩，沒有正式的。正式的女朋友？三十歲之後吧。」阿起又說：「有錢就有女朋友。」細問，他所講的女朋友主要是在夜場裏「扣」的打工妹。

許多資訊提供者都表述說他們對女人「非常專業」。阿京說：「我們對付女人是很專業的，只要出去玩一、兩次，就可以上床。但長不了，知道我們做這行的，人家當然會離開。如果是遇到自己特別喜歡的類型的女孩子，比如特別純的，就會多瞞些天。」

阿京舉例說：「比如在場子 玩，看到幾個打工妹在那 ，就送一打啤酒過去，她們自然會過來，就一起玩開了。一打啤酒，二、三百元錢。打工妹沒有錢，自己湊錢來玩。」

何以女孩子這麼容易搞到？阿京承認：除了對付女人是男公關的「專業」之外，還與深圳這個城市的開放有關。「如果不是深圳，確實沒這麼容易」。阿京說。但這也只限於打工妹，「白領動不了，她們看不起你」。阿京這樣說。

小付也稱自己的「玩伴」為「女朋友」。小付在酒吧裏找女朋友，通常分兩種，一種「一到兩個月換一個」的，一種是「只做一、二次」的。

可以看到，這種「扣」女友的行為自始至終是將對方當作玩弄的對象，當作一種占有的性交對象數目的積累，是一種典型的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但是，雖然是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之外的實踐，與其性產業從業情境之內的男性氣質實踐也是存在互動的。資訊提供者在夜場那樣的生活環境中，更難以相信真實情感。許多資訊提供者都提到，自己已經不知道什麼是愛了，這便是因為在他們深陷其中的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是沒有「愛」的，即便「談愛」，如我們分析過的，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愛情，只是一種「情感」了。當「愛」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被解構，也就難怪資訊提供者「不知道什麼是愛」了。

曾為商人的申哥曾有過一次深刻的戀愛，其間雖然時常陪業務夥伴出入夜場，卻從未在性上出軌，一直對女友非常專一。但最後女友偷偷捲走全部財產消聲匿跡，申哥在受到經濟與情感的

雙重沉重打擊後，不得已進入夜場謀生。申哥說：「那以後再不敢談女朋友了，嚇怕了。」

我曾多次約申哥吃飯。進夜場不久，聽說申哥和他的助手 Y 都聊到過他們的女朋友，一次吃飯前我便特意在手機短信中請他們帶女朋友一起來。結果那天仍然只是申哥和 Y 兩個男人赴約。申哥解釋說：「我們出門的時候都不喜歡帶女人，帶著她們挺麻煩的。在夜場逢場作戲，打情罵俏，是很正常的工作需要，但她們就會覺得是不是和某某人有什麼曖昧關係之類的裏裏」

聊及和現在這位女友的感情，申哥說：「現在沒有正式的女朋友，只是大家在一起玩。」

「一起玩」，當我在夜場裏與資訊提供者聊起他們的情感生活時，他們使用最多的話，這便是對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的吻合。「沒有正式的女朋友」，是基於戀愛情境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間存在的本質衝突。

申哥說，自從前女友捲走他全部財產後，他便「摸不清人心了，不知道別人對自己是真心還是假心，也不知道什麼叫好人和壞人了。」申哥曾在酒後一再問我：「什麼叫好人，什麼叫壞人？這世界上有好人和壞人之分嗎？」

申哥說：「交了女朋友，也麻木了，總是問別人：這個女孩子怎麼樣？我自己已經不知道女朋友怎麼樣了。」

特殊的情場挫折雖然是申哥現在「麻木」的起因，但申哥所處的深圳地區符號、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對傳統戀愛情境符號的解構，無疑是重要的原因。

第12章

相同行為對男性氣質實踐的不同建構

同樣的行為與表現，在不同的情境中有著不同的意義，可以被用來實踐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抽菸、喝酒、吸食毒品是這樣，對身體的改造也是這樣。

對菸酒、毒品的使用，在關於男性氣質的性角色理論中，都是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典型表現，它們顯示著男人的陽剛、粗獷和勇敢。但在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上，它們既可以是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也可以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成為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對身體的改造也是一樣，在不同的情境中，起著實踐不同的男性氣質的作用。

從身體研究的角度看，不僅對身體的改造與身體有關，菸酒、毒品無不可以列入身體話題中進行思考。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男子氣概的建構中，身體是不可能逃脫的；但是無法逃脫，並不表示被固定下來」（Woodward, 2004: 348）。資訊提供者在菸酒、毒品、身體改造等方面的實踐，既可以是接受不同情境符號對男性氣質的建構，同樣也是對這種建構的「反抗」，以自己的方式去尋找在不同情境中的主體位置。

12.1 菸

夜場裏有這樣的說法：男公關身上只需要帶三件東西就行了，這就是打火機、香菸和陰莖。借打火機、點菸，這是夜場裏

交際的常用手段，所以它們和陰莖是同等重要的。

在high場裏「扣女」，選定目標的男公關主動湊過去搭訕的時候會敬一支菸，而「扣仔」的女人瞄準一個男孩子的時候也會叨著菸湊過來借打火機，而在包房裏，更是男公關主動給女客人點菸。有意思的是，小姐陪男顧客的時候，也總是小姐們嫵媚地去給男人點菸。就這樣，獻菸、點菸成為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關係中弱的一方去討好、獻媚強的一方的手段。打火機和菸，便成為男公關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手段。

但是，在夜場之外的符號中，抽菸則可以是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揚揚的例子便非常典型。

讀中學時，同伴中有人抽菸，揚揚那時不抽菸。他說：「他們知道我不抽菸，所以不會勉強。別人問我為什麼不抽，我會說爸爸不讓我抽。爸爸確實反對我抽菸。」到讀大學時，周圍的朋友都在抽菸了，大家會笑話揚揚是「不抽菸的男人」。「大一」那年的春節，揚揚也開始抽菸了，他的解釋是：「總有哥們兒敬菸，不抽，不給人家面子。」

「不給面子」在這裏便是和他人的一種隔離，一種拒絕進入群體的姿態，是對同齡夥伴情境中陽剛之氣符號的抗拒。「不抽菸的男人」這一評價的背後，更透露出「男人就是應該抽菸的」這一潛臺詞（弦外之意）。顯然，當揚揚開始吸菸的時候，便也加入到了集體中，在抽菸這種「集體實踐」中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揚揚「大一」時每天抽五支，我認識他時每天抽十支。揚揚這樣解釋在夜場裏抽菸對他的意義：「抽菸是重要的交際手段，點菸、敬菸的過程都是交際。在夜場 給客人點菸，客人會很高興。客人給你菸，如果你不抽，就是看不起客人。」

由成為同齡夥伴情境的一員，到成為讓客人高興的手段，抽菸在揚揚的生命史中，就是這樣在不同的情境／符號中發揮著不

同的作用。

12.2 酒

在夜場中，酒也是必不可少的，不抽菸不喝酒在夜場裏是站不住腳的。我的資訊提供者中，以前不喝酒的人進夜場後很快學會了喝酒，以前便常喝酒的人酒量很快就增大了。我和申哥等人一次在外面吃飯，餐廳裏的啤酒是640ml一瓶。申哥說：「這樣的啤酒，我剛進夜總會時每天只能喝二瓶，但現在，每天可以喝五、六瓶了。」阿京也說：「喝酒的人都這樣，越喝越能喝。」

我在FH夜總會考察的時候，一天晚上一個女人點了申哥和他的助手陪酒。申哥隔天對我說：「先要了一打啤酒，又要了一打，喝完又要了一打裏裏一共要了五打。我們輪流灌她，竟然還讓她給灌倒了。然後她又自己開著車回家了裏裏」申哥評論道：「這麼能喝酒的女人，不發財才怪呢！」而申哥這話背後的邏輯是：能喝酒便能在市面上混，就會有錢。

申哥還對我說過一句非常深刻的話：「酒可以成為目的，也可以成為工具。」申哥所定義的目的與工具，在夜場中便是：為了自己高興喝酒是目的，為了讓客人高興喝酒是工具。我進一步從中解讀出：喝酒既可以是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也可以是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

在夜場裏，酒量大的女人並不罕見，但男公關都會警惕著不被灌醉，陪酒時實在不行了就會請別人救駕，把別的公關拉進來替自己接著喝，自己溜掉。

揚揚說：「再能喝的人，在客房陪酒也很容易被灌趴下。發現自己快不行時，要趕快叫兄弟們來頂一下。客人可以喝醉，我們卻不能喝醉，要保持頭腦清醒。自己不醉，就可以將客人照顧到尾。」這樣的表述，完全符合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

帝」的符號要求。

常有男性客人喝多了，在走廊上調戲女服務員，甚至會藉故打人。這時夜場的督察和保安都會來處理，經理也會來，但宗旨是要給客人面子，不能得罪客人。所以正如揚揚所說，「將客人照顧到尾」是關鍵，是喝酒（陪客人高興）又不能喝醉（忘了「顧客是上帝」）的用意所在。自己醉了，沒辦法照顧客人了；客人醉了，自己還可以繼續照顧他們。

酒在男公關和女客人打交道的過程中，表面是聊天時活躍氣氛的工具，但還不止於此。

揚揚第一次坐台時「放不開」，酒幫助他緩解了這一緊張：「我心 一直想著要讓客人開心，但是如果沒有喝酒，膽子就不會很大，也會放不開。那天陪客人喝酒，喝暈了，才把手搭到她身上裏裏 飛飛也談到自己第一次坐台時「剛開始放不開，不說話。但幾瓶酒下肚，可能是酒的作用吧，開始放開了」。

阿京則借助於酒，來達到迴避陪自己不喜歡的客人出街的目的：「裏裏主要是裝醉，沒喝醉也裝醉了，倒在沙發上就睡。有時還打電話給朋友，說我醉的不行了，快來接我回去。醉的睡著了，客人自然也沒興趣叫我出街了。」

正如我們曾經說過的，主體在接受一個情境的符號時不是被動的，而是通過有所創造，來確定自己主體位置的。揚揚通過喝酒使自己更好地接受性產業情境中討好客人的規則（「顧客是上帝」），同樣，阿京借助喝酒不得罪客人卻又不委屈自己勉強出街，「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仍然受到維護，他卻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雖然喝酒在通常意義上是建構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重要途徑，此時卻充當了申哥所使用的意義上的「工具」。

但是，許多資訊提供者提到，在他們私下聚會的場合，喝酒才會再顯示出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意義，這時的酒才是申哥所講的「目的」。

飛飛在老家不抽菸、不喝酒，是在進夜場之前當保安時才開始學會抽菸與喝酒的。對於何以開始喝酒，他這樣解釋：「（保安）兄弟們在一起，常喝酒。喝酒後說話有氣氛，『兄弟』、『哥們兒』地叫著的感覺好。酒後大家動動手、打拳，感覺挺親密和親近的。」飛飛那時「大約一周喝二次酒，下班沒事就是喝酒，每次出去聚會，都要喝酒的」。可見，酒對於男性群體間的團結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

將酒與「哥們兒」聯繫在一起的表述，正揭示出酒文化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建立親密關係與集體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功能，它符合同齡夥伴情境中陽剛之氣的符號要求。

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拒絕男人間的親密，但是一起喝酒，比試誰更能喝，則是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的手段之一。我在夜場之外請資訊提供者吃飯的時候，便是進入到性產業同伴情境中，我們在對符號命名時已然提到，這一情境除「在競爭中合作」的符號之外，許多時候同齡夥伴情境中的「陽剛之氣」符號也很重要。我注意到他們在喝多了之後會有親暱地打逗的行為，這種打逗是男性間表達「哥們兒情誼」的難得的身體接觸與親暱。不像女人們，平常身體間的接觸與親暱舉動被認為是順理成章的，男人們只是通過打逗這種方式才能建立身體親近，而喝酒又使這種親近的方式顯得順理成章，借著酒勁兒說些「兄弟哥哥」般的親密話，也顯得自然。

揚揚說：「自己和客人喝時只是暈頭轉向過，和兄弟們一起才真的喝醉過。」

阿京說：「和哥們兒喝酒高興了使勁兒喝，是真醉，但是，不承認醉。和客人們喝酒是假醉，但是，要裝醉。和客人，是能不喝就不喝。」未醉裝醉之際，喝酒便成為逃避出街，卻又讓客人對自己的服務滿意的手段，成為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偏向關係均衡趨勢了）的手段；真醉而不承認醉之際，是在進行「誰

更強」的比試，喝酒便是實踐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

飛飛說：「如果是和兄弟們喝酒，就能夠非常放的開，聊天，亂扯，說什麼人家也不會怪你；但是和客人就不同了，如果說錯了，開錯了玩笑，就會惹麻煩，所以得非常小心。」比如有一次飛飛酒後就說漏嘴了，說某個客人「你身材好結實呀」，還有一次說一位女客人：「你怎麼這麼大一個痣呀，好難看呀。」幸有其他公關及時從中周旋，否則惹惱了客人便很麻煩。

在夜場陪客人喝酒的時候男公關們說話仍然很「文明」，而性產業同伴聚會喝酒時則粗話連篇。道理很簡單，夜場陪客人喝酒是讓客人高興、開心的一部分，是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當然說話要小心；而男人們自己聚會的時候，既然喝酒成了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當然可以說一些同樣是體現「陽剛之氣」的粗話了。

我請資訊提供者吃飯、喝酒的時候，多次提過他們可以帶女孩子一起來，但他們極少帶。阿京便說過：「喜歡和哥們兒一起出來玩，聊天、喝酒，這時不帶女孩子。」喝酒是男人間集體實踐男性氣質的手段，女人的在場會加入與之不符合的其他符號，所以是要迴避的。

另外一個可以說明喝酒對於我的資訊提供者具有不同意義的事例是，我在進入夜場初期請資訊提供者吃午餐，通常是一對一的。幾乎所有資訊提供者在這個場合都拒絕喝酒，他們會說：「喝的太多了，不喝了。」我單獨請某個資訊提供者進午餐的情境，既不屬於夜場中的性產業從業情景，又因為人數不夠多所以也不屬於性產業同伴情景，再加上與我尚不熟悉，所以喝酒既不能成為申哥所講的目的，也不能成為手段，保護健康的意識和理由這時便浮了出來。

只有一次例外，我和申哥，加上阿起一起吃飯。阿起來晚了，坐定之後便先自己叫了兩瓶啤酒喝。當時申哥的反應是：

「你真行，這時還喝酒！」可見，阿起此時的喝酒有違兩種我的資訊提供者習慣與認可的喝酒情境，和兩種符號均衝突了，所以申哥才出此言。

到了我的社區考察後期，資訊提供者與我熟了，幾個人一起出去吃飯的時候，便會喝酒了。我發現，至少要到四人，那種同齡夥伴情境的氣氛才可以出來。這一方面可以解釋為男性氣質需要集體實踐，另一方面也因為我自己是一直不喝酒的，其他人至少有三個人一起喝酒才能夠成為「眾」，才能夠有集體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氣氛」。

綜上所述，我的觀點是：同樣是喝酒，在有的情境中是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在另外的情境中就可能是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了。

12.3 毒品

FH夜總會普遍存在吸毒的現象，主要的毒品是搖頭丸和K粉，偶爾也有大麻和冰毒。我的資訊提供者都說：吸毒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不能發生性關係，但藥勁兒過後會表現出超強的性能力。

康奈爾曾對吸毒者進行過研究，認為吸毒是支配性男性氣質的表現形式（康奈爾，2003: 127-163）。本研究對吸毒行為仍然分不同的情境、符號進行分別的分析，從而試圖證明：吸毒行為在不同情境／符號中，分別表現為不同的男性氣質的實踐。

1. 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

我的資訊提供者並非只是和客人在一起時才服用毒品，許多時候「為了自己高興」也會吸毒。揚揚描述自己第一次吃搖頭丸後的情況：

那天發了工資，同伴們自己玩，每人吃半片（搖頭丸）。我也想試試，結果搖了三天，上廁所都摔跤。從床上站起來就搖，不停地搖。可找不到女人，又特別想做愛，同屋的同伴和女朋友幹，我就背對著他們，聽著他們的聲音自己打飛機。

大家「自己玩」的時候，也會吸K粉。揚揚對K粉沒反應，吸了也不興奮，但他還是會吸，他說：「別人都吸，你不吸，就是不給別人面子，大家會看不起你，覺得你不是一夥人。」

可見，集體實踐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通過吸毒揚揚將自己納入到群體當中，和群體成員一同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我在FH夜總會考察期間，一天，在眾人的起哄下（這便是群體壓力），夜場的「老大」（總經理）也吸了一小條K粉，他四十多歲了，吸後全身發抖，被大家扶到別的房间坐下來慢慢消勁兒去了。

事後一位資訊提供者對我說，如果那種情境下那位老總不吸，他管理者的權威就會受到挑戰。吸了，雖然有那樣危險的後果，大家反而會更尊重和服從他。這正是面對男性氣質的集體實踐時的壓力。老總如此，普通的男公關也是一樣。阿起便曾說：如果不吸「人家會覺得你膽子小，沒見識，是鄉下人。」「膽子小」，就是不夠剛性／支配趨勢。我自己兩個月的社區考察中，一直拒絕菸酒和毒品，雖然有技巧的表述獲得了資訊提供者的認可，但我仍然能夠感覺到，自己和他們並未完全融為一體。

對於吸毒之後的感覺，阿紹說：

感覺自己就像上帝一樣，感覺自己有很多錢，自己很開心，什麼都有裏裏

在臺上搖頭跳著，看到下面所有人都在向你招手，對你笑。其實那些人是在看你的笑話，但當時你覺得他們都非常崇拜你裏裏

那時自己就像傻子一樣，猛跳，不停地跳，一會兒高興，一會兒又難受得要死；全身興奮，像射精時的感覺一樣，幾個小時的感覺都像是射精時的感覺裏裏

阿紹這樣描述吸大麻後的效果：「大麻比搖頭丸厲害，幻覺更多，覺得自己最有錢，最有身分、地位。也是在不停地搖，像在太空一樣。它太厲害了，可能會上癮裏裏」

這種很有錢的幻覺、被崇拜的幻覺，正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所需要的。

2. 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

許多資訊提供者都說到，第一次接觸毒品是女客人給的。阿紹便是在陪女客人時，客人拿出兩袋K粉，各吸一袋，因為阿紹身體非常好所以沒有反應，女客人又讓他吃了一粒搖頭丸。阿紹這樣說當時的情況：「前半個小時沒有反應，半小時之後開始上頭，手癢，上下牙打顫，不搖不舒服，一直搖到第二天上午九點才走。」隨後便是瘋狂的做愛：「那天連著做了兩次，每次都做四、五個小時。不吃不喝，就在床上做愛。她說：我累死了。我說：我不累，一點不累。一直斷斷續續地做到隔天中午，才睡覺裏裏」

但阿紹也清楚地意識到「吃藥」是傷身體的：「不吃藥好，吃了，著急卻射不出來，傷身體。裏裏如果身體不好，吃了藥就會損壞身體。」

阿紹身體很好，但許多時候也不想吃，而是客人要求吃。有時他便假裝吃了，也能做五、六次。客人肯定會發現他沒有吃，

阿紹說：「沒關係，她要的是爽，做爽了她是一樣的。」阿紹說：「如果一次時間短，可以多來幾次，第一次做三十分鐘，第二次可能就會做四十分鐘，第三次做的更長。我身體好，連著做七、八次不成問題。」

我們看到，阿紹對毒品是有戒心的，所以他會努力逃避客人的要求，通過假裝吃了，然後加油「幹活兒」，讓客人滿意。這只是偶爾為之，對於熟客人，對於特別想留住的客人，阿紹就不敢這樣做了。

可見，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公關吃毒品符合女客人的利益，會給她們帶來更強烈的性愛享受，卻損害著男公關的身體。阿紹的被迫吸毒是對剛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之所以歸為剛性趨勢，是因為吸毒行為本身是一種「勇敢」的表現。

飛飛也談到了搖頭丸。他說：「如果客人要求，通常就要吃。有時客人也直接搞到酒 裏裏」被直接搞到酒裏的時候，男公關則處於被「騙食毒品」的位置了。

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除了被客人要求不得已吃毒品外，也有時候男公關為了使自己能夠更好地實踐這一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的要求，而「自願」吸毒的。

小毛說自己不適應夜場裏那種打情罵俏的情境，但「吃了藥，也可以」。小毛說：「如果吃了搖頭丸，就能起到這樣的效果。他們都喝，我也就跟著喝了。喝了之後，感覺特別high，客人讓做的時候就會放鬆地做，不然就會很不好意思。裏裏喝這些，主要是興奮，可以把氣氛搞好裏裏然後就打情罵俏。」

小毛舉例說：「比如包房，客人會摸你，還會要求跳脫衣舞。有時還會一個女人找幾個男人，或幾個女人找一個男人。除了一對一的關係，我都覺得難以接受。喝了藥，就好一些。」

阿京也曾說：如果和某個客人沒有感情，而客人又太老，他會「做不了」，「但那個客人不能不接，就得吃藥。」

小毛與阿京陳述的相同點在於：當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變得困難的時候，吸毒可以幫助他們去實踐這種男性氣質。兩人也有不同點，這便是：在深圳夜場中專職作男公關的阿京已經接受了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他只是需要吸毒來幫助他對完全沒有慾望的女客人實施性行為，而在北京主要於非夜場作兼職男公關的小毛則在通過吸毒幫助自己適應和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說，阿京的心理接受了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但某些時候他的身體還在做著抗拒，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特殊的身體實踐。

我們看到的是，許多男公關都在兩種情境中吸毒，一是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按著客人的要求吸毒，一是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自願地吸毒。同樣的毒品，與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中分別促進著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

12.4 身體改造

我們這裏談論的身體改造，指的是以人為的手段，有目的地對身體的皮膚表面或器官進行的加工。與前面分析過的菸酒、毒品一樣，我們會看到，在不同的情境中這種加工實踐著不同的男性氣質。

曾經有過黑社會背景的小邱，在「和朋友們一起混的時候，大家身上都紋了東西」。小邱在前胸紋了一頭虎。紋身後的感覺，小邱說：「感覺很威風，出去的時候，光著膀子，露著紋身，坐公車時把別人拉起來自己坐下，都沒有人敢說什麼。」

我們看到，在那樣一個黑社會的同齡夥伴情境中，陽剛之氣的符號鼓勵紋身。紋身一方面是群體成員內部群體認同的一種手段，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一種集體實踐；另一方面，紋身也是向群體外部炫耀、彰顯著自己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實踐的工具。

小邱紋身後回到家中，父親看到後大怒，並且拿出一把菜刀往面板上一剝說：「你是要這條胳膊還是要這個（指紋身）」，小邱當時的反應是：「想剝就剝，不會去掉！」對於父命的這種違抗，直接挑戰了父子關係中父親更具優勢的位置，小邱此時在家庭情境中實踐著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但是，當小邱與一個年長他九歲，每次約會時都給他「打車錢」的富有女人約會後，他在這個女人的要求下順從地洗掉了紋身。女人對小邱身上的紋虎非常反感，說：「快弄掉！你讓我怎麼敢睜眼看？」就是在和這個女人的第一次性愛之後，在女人的「硬拖」和陪伴下，他去用鐳射洗掉紋身。「是她拿的錢」。小邱說。

聽從女人的命令洗掉紋身的行為，是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的實踐。此時雖然沒有進入性產業，但在與女人私人間的經濟關係、權力關係、情感關係三重關係中更少決定權的小邱，已經懂得要聽「富有的女人」的話了。這與他後來在夜場中接受的「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已經如出一轍了。

洗掉紋身的小邱，面對黑社會群體中的哥們兒們，自然不敢將一個「準性產業」中的符號帶進來，因為兩種情境中的符號衝突太大。小邱只是解釋說：「我老爹非讓我洗掉的，沒辦法。」這一次，小邱利用了他原本並不在意的父子關係中父親具有優勢的符號，貼上一枚「孝順」的標籤，而父子關係中的這一符號與黑社會同齡夥伴情境的符號並不存在那樣大的衝突，對父親的「聽話」符合家庭情境中本應該具有的「承擔責任與義務」的符號，是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進入公關行業後，小邱又積極主動地陸續進行了一系列身體改造：去日本做過陰莖增長增粗的手術；服用了激素，在短時間內把肌肉催起來；在前胸植入了很多粗毛，使得胸部毛髮甚濃。

粗大的陰莖完全符合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定義，隆起的肌肉與粗毛同樣是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符號。小邱利用並強化了這些符號。

對於小邱的身體改造，申哥說：「許多女人喜歡這種風格。坐台時，女人隔著衣服一摸，就會摸到胳膊上的肌肉，找他的慾望就大了。」申哥這樣評價小邱：「他是下了功夫的！」

可見，進入性產業的小邱延續著他作為黑社會一份子時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實踐：粗獷、勇武，並且可以進行身體改造。不同之處在於，黑社會鼓勵紋身的符號是「陽剛之氣」，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對身體改造的接受體現在對「賺更多錢」的追求上。申哥那句「他是下了功夫的」，便是從賺錢角度、討客人開心角度的評價。小邱此次身體改造的目的，在於能夠被客人喜歡，能夠多賺錢。小邱也確實達到了這一目的，自稱每次出街的起價是4000元，而其他男公關起價多為1000元。在討好顧客這一點上，小邱雖然使身體變得「陽剛」了，但他也只是在實踐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小邱的身體改造，在他面對性產業從業同伴情境時，具有另外的意義。

需要補充的是，與小邱自己將老家的紋身經歷告訴我不同，他作男公關後的身體改造情況全都是我從別的資訊提供者（主要是申哥）那裏聽來的，他自己對此閉口不談，大家在他面前也都不談這個。

談到剛進入夜場作公關時的感覺，小邱曾說：「剛開始的時候很緊張，自己身高不到一米七五，看到別人都很高很帥的，打扮入時，自己挺緊張，擔心沒有客源。」確曾有資訊提供者滿臉鄙夷地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他那長相，不把雞巴弄大了，誰要呀！」可見，小邱要想在性產業中生存下來，出人頭地，必須有自己的「絕招兒」。這無疑是他進行身體改造的重要原因。

對身體進行改造，在女客人那裏（性產業從業情境）總體上

實踐著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則增加了競爭力，體現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但是加工過的身體畢竟是「假的」，「假」的東西如果說破了就不「陽剛」了，也沒辦法進行男性氣質的競爭了。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黑社會階段中的紋身可以使小邱得意地用來炫耀自己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而陰莖增長手術及植毛、隆肌等的身體改造卻不願意公開談論。因為前者是在「真實」的基礎上進行加工，而後者則是「做假」；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便意味著承認「我不像你們那樣有真的，我不如你們」，將無法實踐剛性／支配屬性的男性氣質。眾人都深知這一點，雖然會在背後議論小邱，卻迴避在他面前觸他的痛處。

另一位做過身體改造的資訊提供者是阿莊。阿莊和小邱的不同在於，小邱是主動進行身體改造的，阿莊是被老闆強行送到泰國進行了陰莖增大增粗手術，這給他的身心帶來極大的痛苦，雖然身體的改變使他在此後幾年賺了六百萬人民幣。

用阿莊自己的話說，是「我吃了更多的苦」：

因為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亞洲人在性器官上不如西方人的粗大，而且很多客人很想試試大陰莖。我之所以被老闆選中去做手術，也是我的自身優點造成的。我身材好，幽默，長得好，客戶回頭率高。

一切都是爹的安排的，到泰國旅遊，順便做了手術。我不清楚花了多少錢。

我也不清楚手術是怎麼做的，一夜之間，變大了3倍多，不像是人的。好像是加進了什麼動物的陽具。勃起時有嬰兒的手臂粗細，很多時候不用勃起就完成工作了。

因為是「老闆選中」的，而「我們制度很嚴的，我們老闆是混黑社會的」，「我完全不清楚手術是怎麼做的」。這種被迫，是老闆和阿莊之間的權力關係決定的，在老闆這裏，阿莊實踐的只能是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對於手術對生活的影響，阿莊說：「沒什麼事情，無非就是我不再是個正常人了。裏裏你不覺得有那麼大一個傢伙很麻煩嗎？你想想游泳時就知道了。」

手術之後，阿莊說自己的報酬有「很大的提高」，坐台的費用便是2000元，而通常是500元。阿莊說：「我們這樣的畢竟是鳳毛麟角。」

客人對阿莊手術後器官的反應，阿莊說：「當然是吃驚了。你想啊，那麼大！」至於吃驚之後，阿莊說「自然是享受了。」「很多女人好像都很喜歡大的，她們見到我的東西的時候總是很吃驚地說：『從沒見過這麼大的！』或者，『太誇張了！』『世界上還有這麼大的！』或者『中國人的也能這麼大！』等等。當然有少數的人不願意接受。喜歡接受的人在事後總是很滿意的，因為我的做愛技術很好，我很懂得調情。」

阿莊又說：

她們通常會覺得很好，因為和陰莖較大的人做愛，就好像男人們的處女情節一樣，是會讓女人們很難忘的。中國男人的寶貝通常沒有很大的，不像西歐國家的那些人那麼大。

她們覺得好，一般會表現在體態舉止上，通常都是一晚上做很多次，說一些比如「你真不錯」、「你是我見過最棒的」等等一些話，還有就是小費給的很多。

我們看到，阿莊改造後的陰莖成為他受女人關注與歡迎的中

心。在通過大陰莖討客人歡心、促進客人購買慾的過程中，阿莊實踐著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阿莊和我談話的時候，強調了大多數人是喜歡他的大陰莖的，而且事後滿意，但對滿意的原因解釋為自己「技術很好」，而不是因為陰莖大。這其實是將我作為一個性產業同伴來進行談話，當他強調大多數人喜歡時，是在說自己的大陰莖並不太惹人討厭；當強調滿意是因為「技術好」時，是說自己並非靠加工後的大陰莖來生存。「技術好」才是非常符合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而加工過的陰莖再大也會因為「假」而貶值。可見，雖然因為自己做這手術是被迫的，增加了阿莊與我坦誠地談這件事的可能性，但也只有通過一定的迴避，才不使自己因為陰莖「假」而被貶損，在性產業同伴間實踐剛柔相濟的／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和阿莊熟了之後，他也談到女客人看到他的大陰莖後的反應：

但我準備進入她們身體的時候或者說是剛剛進入的時候，她們通常會很害怕。有些女人顯得很恐懼，或者是厭惡，有的甚至不做就走了。我曾經遇到過的最特殊的例子就是，當我脫下褲子的時候，我的陰莖處於半勃起狀態，那個女的看了一眼，覺得很吃驚，然後什麼都沒有說就走了，因為她當時眼睛都瞪圓了，也許她之前不會想像到有這麼大。

有一個客人曾經見到後問我是不是做過手術，我想她可能瞭解一些這其中的事情，當然，我沒有承認。

阿莊當然不能對客人承認自己做過手術，不僅是因為「假」的就沒有市場價值了，而且因為「假」的就不符合「顧客是上

帝」的符號了，因為你欺騙了顧客。但我們也從那些吃驚和拒絕接受阿莊的女客人的反應中看出：大陰莖並不總是受歡迎的，女人並不都是喜歡粗大的陰莖的。大也要有限度，超過一定的限度，彷彿就不是陰莖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性角色理論關於男人性器官越大越「陽剛」、越是標準男人的定義是過於簡單的。

同樣是身體改造，在不同的情境中、符號下，包括面對不同的互動對象時，所實踐出的男性氣質便是這樣的不同！